

# 唱响新时代的《大风歌》

彭瑞高

走进徐矿，我感受最深的是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“徐矿故事”。它比我过去在上海听到的更真切、更感人。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，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巷道，登临耸入云天的热电厂塔楼，走进光伏板成片的新能源基地，乘舟荡漾在采煤塌陷地改造的国家级湿地湖面……每到一处，我都仿佛听到新时代的《大风歌》在唱响，徐矿人唱着它，歌声融合在机器转动的隆隆声中，回荡在徐州广袤的大地上。

在徐矿采风，我感到每个干部职工都能对自己企业悠久的历史娓娓道来，又深感自豪。自1882年10月胡恩燮受命开办徐州利国矿务总局开始，徐矿已有140多年的煤炭开采史，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启蒙，也是中国煤炭企业改革的先锋。一路走来，无论春夏秋冬、风霜雨雪，这里的地下巷道一直在延伸，采煤生产始终没有停止。从新中国成立算起，“徐矿”为社会提供煤炭已超过10亿吨，多亏了不起呀！

然而，随着徐州本部资源的日趋枯竭，“徐矿”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阵痛：本部17座煤矿中已有16座相继关闭，数以万计的职工被迫离开徐州外出创业。徐矿先后在陕西、甘肃、新疆等地建立了自己新的煤矿、电厂、煤化工企业，实现了产业转型转移。

在采风过程中，我还了解到，“徐矿”面对资源枯竭型企业的转型困境，坚持高质量发展，创出了煤炭老工业基地转型、关闭矿井重生、衰老矿区生态修复“三大样本”，闯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重生的新路。“徐矿”主动淘汰落后产能，坚持“走出去”创业，在国内外布局建设“六大基地”，实现了传统产业全面优化升级；与此同时，积极拓展油气和光、风、氢、储等新能源及非煤矿产资源，打造现代化能源集团。面对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的严峻现实，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0.77亿元，配合地方政府，协同治理采煤塌陷地22.4万亩，相继建成潘安湖、安国湖、九里湖等国家生态湿地公园。

刘邦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，他的《大风歌》虽然只有三句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，可是它的豪迈气势令人折服。

徐矿集团所属企业里有个“科技小巨人”——江苏威拉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董事长蒋保林告诉我：“我们的‘威’字，就取自《大风歌》。”

八年前，“徐矿”探索往新兴产业转型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在一座废弃厂房里，创办了威拉里公司。他们立志要在新材料领域内干出一番名堂来。可惜他们没经验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领域“吃钱”那么厉害，几年中不断往“研发池”里投钱，竟然亏损2800多万元，市场却迟迟没能打开，最后，连发工资都成了一件难事。

就在“威拉里”快要撑不下去的当口，集团公司领导来公司专题调研，充分肯定了这些年轻人的创业精神，再次重申集团公司对“威拉里”大胆探索的支持，还用“三个聚焦”为年轻人指明了“突围”方向——聚焦产品、聚焦市场、聚焦技术研发。

方向明晰了，但“聚焦之路”怎么走？摆在“威拉里”面前的难题还有不少。蒋保林和他的团队成员百折不挠，依然血气方刚，组织公司领导班子立下军令状：“不救活企业，就不拿工资！”在这破釜沉舟的誓言面前，有人感到没有希望要走，蒋保林苦言挽留也没能留住，三十多人的团队最后剩下十八人。面临绝境，这“十八罗汉”决心与公司一起，背水一战。他们按照集团领导的意见，把主攻方向定为：聚焦“高精尖”，只做国内市场当下紧缺、客户国产化需求高的产品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威拉里公司这条“突围之路”走对了！它们的模具钢粉末，以强度超国外同类产品5%的优异品质，一举在市场打响品牌，扭转困局，公司从此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轨道。“威拉里公司”先后被授予全国“科改示范企业”、全国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称号，研发生产的金属粉末产量、销量逐年提高，生产金属粉末的高端

智能装备及关键零部件自主化率100%，终于从濒临倒闭的黑暗中走出来，跨入了光辉灿烂的世界先进水平行列！一个传统的煤炭企业，能够发展高科技产业，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！

这次来徐州采风，我还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是张双楼煤矿采煤工人的领头人——张建华。他曾是一名普通工人，在井下干过许多年。他是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。

几十年来，我看惯了上海大都市的璀璨灯火。那都是全国各地援沪的能源点亮的。能源中，徐州煤炭历来占有重要份额。这次去徐矿集团的张双楼煤矿，我就想看看这煤是从哪里挖出来的，是经过哪些轨道运出来的，甚至还想到地下采煤工作面去，摸一摸刚采的煤炭，其表面究竟是温热的，还是冰凉的。

但飞速下沉五百米，来到井下巷道后，既没听到采煤机的声音，也没闻到煤炭的气味，更不要说摸到煤的温热了。听随行的行家介绍，现在在张双楼矿“是矿不像矿，采煤不见煤”，我就表示，这一点真的很难理解。

这时，张双楼煤矿党委书记张建华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您是从上海来的吧？您大概只在电影里见过采煤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矿的采掘现场。”

说着，他就把我带到矿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位前，指着电脑和正在岗位上移动鼠标的一位年轻技术员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电脑屏幕上，就是地下采煤现场。现在我们穿着西装，就可以坐在这里远程遥控机器挖煤。”

我承认，在这短短一分钟里，我对煤矿的固有印象一下子被完全刷新了。

接着，我又乘坐罐笼来到井下的巷道参观，这里不见被煤染黑的铁轨，也不见被煤染黑的矿车。生产煤炭在哪里呢？原来，井下、地面自有专门的密闭运输通道，煤炭们唱着轰隆隆的长歌，从我看不见的井口升到地面，然后乘坐火车去了它发热发光的地方。这次在矿上采风，我既遗憾，又惊



##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新疆天山矿业公司

喜。为不能摸到刚采到的煤而遗憾，又为巷道明亮干净，一改旧模样而惊喜。出井后，我眼前一亮：我尝到了矿工兄弟升井后补充能量的免费营养餐，坐上他们免费理发时坐的躺椅，走进他们进修学习的职工书屋、心理辅导室……我心中的遗憾在消散，惊喜在升腾。

整个上午，张建华一直陪在我们身边，给我们做现场解说。我起初以为，他会大讲特讲自己矿率先建成首个“智能化”采煤工作面，建成“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”的“大事”，却没想到，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说了下面这段话——

“作为徐矿集团一个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，我知道自己要抓的事情很多。但这些年我花力气最多的，是抓好两件涉及民生的‘小事’，一个是食堂，一个是理发室。集团领导反复强调：抓好这两件事，是党委书记的基本功，做不好这两件事，就没有资格担任党委书记。”

新时代的《大风歌》，从千米深的矿井，唱到鹏飞万里的高空；从亿万年前古老的煤层，唱到明星闪烁的高科技企业。“徐矿人”齐声高唱《大风歌》，是不是也属于“千古绝唱”？你可以去问大风，问飞云，问那些“威加海内的猛士”！

### 粉末之道

高温合金粉末、钛合金粉末、模具钢粉末、铝合金粉末……这些粉末，知道自己肩上扛着未来，性格大都坚韧，内心不怕挫败，被废弃的边角余料，另有重用，被时间淘洗过的重金属，经得起新时代再创造。

“英雄不问出处”不必追问一粒粉末的来历，如同不必追问乔木的种子，怎样参天。在威拉里，每一粒粉末都是新工业文明的一部分，能上天，能潜海，能着陆，能保家卫国。粉末的道，不在于来路，而在于行走的过程。“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”用粉身碎骨都不怕的精神，铺出道路，无可限量，且长远。威拉里的粉末不追求永恒，只创新，只界定，只命名，只引领。

“道，亦有道”威拉里的粉末，从自身塑造一条道。是“道”本身的道。在太空，在陆地，在海上，在科技，在国防，在大国重器，无漏洞不能填补，无裂痕不能缝合，无形象不能塑造。威拉里的粉末之道，是星辰大海往来的通道，也是未来的时光通道。

### 威拉里的新材料

这种“新”并非“旧”的对立面，是智能化、数字化的集成体，是小而美，是高精尖，是无限接近未来的代言体。

这种“新”并不用来形容什么，也不用来赞美什么，只用来主导名词身后的动词，有所作为，有所创新，只负责生发蓬勃的希望，只负责造就天地之间的奇迹。

这种“新”很小，小到事物链的最末端，只能用“惊讶”去把控，很大，大到触摸宇宙的心跳，只能用“感叹”去丈量。

威拉里的新材料，是时间之外的另一个名字，踏着时代行走的先鋒，隐去了物质本身的生命，贡献了工业文明渴望的光芒。

### 由粉末构成的事物

以根为起点的事物，向上，向外，向阳光处生长，生长的过程，有土壤呵护，有阳光、有水分的滋养，像母亲怀抱里的孩子，有依有靠，有吃有穿。长大后，或枝繁叶茂，或硕果累累，可就是飞不到天上，也入不得海下。

由粉末构成的事物，被时间反复打磨，向自由、向创新、向虚拟生长，原本就轻若尘埃，无所谓谁来呵护，无所谓有无滋养，自己的路，自己寻找脚步，自己的梦，自己生成翅膀。

粉末的起点，有毛发般精细的思维。

# 威拉里的粉末，有道

邵悦

也有飞龙的鳞片，只消一块3D阵地，就能运筹帷幄，以点阵结构，自行排兵布阵，涡轮盘模型、多管模型、航空发动机模型，无一不以点代面、代体、代幻想。

由粉末构成的事物，极具倔强性，也极具抗拉强度，和延伸的本领，由粉末成就的形象，一经华丽转身，不是飞入太空，就是深入大海，或者无处不在。

### 十八位矿工轶事

威拉里，多像一个外来者的名号，从表面上看，任谁也无法从“煤”的元素中，找到不敢相信，如此高尖端的新材料产地，与七年前，煤炭资源枯竭的煤矿——有关，与当年换赛道的十八位矿工——有关。

创新的种子，有合适的土壤，就会萌发无限潜能，无需前因后果。十八位矿工的智慧，形成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的力量，他们从微小的粉末出发，以3D的风格，经历过航空、航天、国防、大国重器，也经历过生物医疗领域，直到，抵达世界制造的新支点。

他们做的事情，惊动了天地，他们创下的奇迹，就连红红火火的煤，也惊叹不已，挂满墙壁的各项发明专利牌，像威拉里坚不可摧的铠甲，排成排、列成列的荣誉奖牌，像威拉里生命的光环，金光闪烁。

当年的十八位普通矿工，如今的威拉里“十八罗汉”精英，传奇的事物，不需要推理，只需要适应，接受，和迎头赶上，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？就此，有了一部分题解。

# 在煤的手掌里

冉军

手掌翻动，兴建一座新的电厂

洁净的能源仍与大地的脐带紧紧相连。电流飞驰，穿梭于工业的庞大之躯，绯红了城市的容颜。光伏板大面积铺展，在池塘的廊道，在水面，在宽泛的空地，在办公楼的墙壁，在光充一体的车棚，被太阳的千手抚摸，神圣的暗示，深藏于心。

不远处的另一个兄弟电厂，更是神勇，把城市80%的污泥点化成金，融入机器，融入城市的肌体，大地缄默，守口如瓶，互联网从一个精致的窗口，向外发布有关煤的现代消息。

### 坐上“电梯”下矿井

走，下井去，无需步行，无需顾及路程遥远，有现代工具静静地等候你。

坐上“电梯”——矿工称作“罐笼”，从现代垂直向下，向下，直达远古的煤的故乡，来一次穿越。穿过地层数百米，已经煤化的动物、植物在四周凝固了目光。

有强烈的声嘶在四周响起，那是大地的惊叫，你必须张大嘴，与之响应。

到了，到了，“电梯”稳稳打开门子，你便进入了煤乡的村口，原来这里灯火通明，黑暗中的煤远远地欢迎你。

### 5G传递到地心

5G，现代通讯是谁大胆的构想和设计，让5G传递到地心，传递到煤层的腹部。

带上防爆手机，在井巷在掘进头，在综采面，随意打开手机，电话视频，与地面的朋友，说点有关煤的话题，与妻女或孙儿来一次面对面的亲热话语。

在地心全副武装，面庞白净，手指“遥控”机器运转，和地面的体面相差无几。朋友笑了，妻女笑了，孙儿笑得甜甜，笑得如烟花般灿烂。

### 矿井下的机器人

在矿井的硐室里，在成排的仪表前，一个小家伙来回走动。

### 划出一道煤的彩虹

从女皇故里到五省通衢，从利州到徐州，奔赴古彭大地，心情，随“复兴号”高铁飞奔。

1882年10月的一个清晨，胡恩燮在徐州利国放飞一只煤鸟，羽翼舒展工业的阳光，洒向百里煤海，井架直指苍穹。一个个矿工汉子，如煤粒般闪亮，温暖城市的心。

矗立在二十一世纪的风口，徐矿卸下沉沉的煤荷，向着远方的黄金塔，启动煤的“复兴号”，祥云高罩，暖风徐徐，高楼林立，灯火璀璨，放飞一只只煤鸟，新疆、陕西、甘肃，嘹亮的煤音飘向四方，黄淮大地，采煤塌陷区蜕变成群鸟翱翔的仙人湖，关闭矿井的工业广场上，拔地而起绿色靓丽的发电厂，阳光被光伏凝聚，鱼儿在湖中嬉戏，花草茂盛，淮海大数据中心，数据在新时代划出道道闪电，掀起阵阵波浪，威拉里公司的“十八罗汉”，微小粉末，酷似煤最初的模样，释放煤亿万年的潜能，打造世界增材制造的新支点。

徐矿，飞越三个世纪，挟历史的风，携时光的云，壮工业的胆，挺直煤的身板，绿巨人般站立在汉楚大地，风驰电掣的身影，划出一道煤的彩虹。

### 在煤的手掌建一座电厂

昔日煤矿的工业广场，是煤的手掌。煤已采尽，牧场他移。



郭家河煤业公司